

黄侃拜师



黄侃

■ 史飞翔 (陕西)

国学大师黄侃一生虽然狂放不羁、目无余子,但他却“能服善”、“能下人”,恪守师道尊严。他曾说:“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出于对中国学问的尊崇,黄侃先后拜章太炎、刘师培为师,不仅如此黄侃还特别重视这种拜师请来的学问,他甚至对人说,自己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

黄侃对其恩师章太炎初印象并不佳。1906年5月,章太炎居东京时,黄侃曾跟同学前往拜谒。刚到门前,见墙上写着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侃见此语,觉得章太炎太狂妄,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了。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讲:“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见之。”黄侃未做答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马上起身,当即准备拜师礼品,磕头称弟子。此后20余年,黄侃执弟子礼甚谨。据周黎安《记章太炎及其轶事》记载:季

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氏,亦能传奇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时人都知黄侃狂傲,“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黄)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也首肯此说:“(黄)性虽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

黄侃与他的另一个老师刘师培在相识之前,一度也曾互不为悦。原因是黄侃对刘师培曾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行为一直感到不齿。1916年黄侃与刘师培见面,读了刘师培关于《左传》的著作后,当下拜服,称刘为“旷代奇才”。后来,刘师培失业闲居,很多大学都因为刘师培曾依附于袁世凯而不愿聘用他。黄侃主动向北大校长蔡元培力荐刘师培,并说:“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1919年春,刘师培肺病加重,自感来日不多。一天,他和黄侃闲谈时,不由得伤感袭上心头,遂表情凄然地对黄侃说:“吾家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黄侃知刘师培膝下无子,于是安慰他说:“你在北大授业,还用担心你的学问没

有传人吗?”刘师培叹息道:“北大诸生恐怕难以担当此任。”黄侃说:“那你觉得谁能继承你的学问呢?”刘师培缓缓答道:“像你这样足矣!”黄侃听后,猛然站立,正色相告:“愿受教。”次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带着礼物来到刘师培家磕头拜师。备香案,宴同行,当众行扶服四拜大礼,刘师培立而受之。黄侃比刘师培只小了一年零三个月,两人在学界齐名,有人甚至还认为黄侃在学问上要胜于刘师培,但是黄侃却甘心做了刘师培的关门弟子。包括章太炎在内的不少人对此都颇不以为然。黄侃解释说:“《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刘师培去世后,黄侃亲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与此同时,黄侃还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关学(关中学派)大师张载在谈到知识分子的使命时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黄侃一生之傲,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但是为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初衷,他却能不计前嫌,不顾个人荣辱,屡屡磕头拜师。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这个意义上讲,黄侃堪称是“读书人的典范”。

椰岛风物

碧波中的红土地

■ 楼友勤 (新疆)

降落海口美兰机场,穿行海口街市,美兰区、秀英大街、秀英港、海霞路、海秀镇……那么多美好的女性化的地名,深深印入我的脑海。没有哪个地方曾给我这样独特的印象。这块万顷碧波中的红土地,在我心里,壮阔阳刚该是你的风格,想不到却有如此多秀美的女性化的地名!我请教教人而未得解。

是它艰难的开创曾得力于杰出的女性?是勇敢刚毅的女性最早在这块土地上抗拒御侮,倡导文明,开拓创业,为国增光、建设家园?洗夫人、黄道婆、红色娘子军、宋氏姐妹……一连串闪光的名字掠过脑际。

洗夫人历梁陈隋三朝,曾多次率军,挥戈策马平叛安民,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做出杰出贡献。出身贫寒的黄道婆,在流落崖州期间,向黎族同胞学习黎锦纺织技术,并将从植棉到纺织的一整套技术推广到东部松江一带,成为元代有名的纺织技术家。“占有花木兰,替夫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崛起于万泉河边的红色娘子军更是妇女翻身解放的缩影。而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宋氏三姐妹,是现代史上杰出的女性。再说海南妇女,历来有特别能吃苦耐劳的精神。听说在海南农村,不少地方,家庭的农事耕作中就有妇女承担主要劳作的传统。今天,改革开放的海南,各条战线上有说不尽的杰出女性,与男士共同撑起头这片天。我似乎理解了一点女性化地名的来由了。

是因为这块地处热带的碧波中的绿洲,饱孕着母性生命的伟力,四季都有生命在孕育在萌动?造化无不是阴阳的调和!是的,我冬季来到这块土地上,嗅到的是阳春的气息,潮湿的空气,拂面暖人的椰风;路边时时浮动的暗香,庭院里,矮篱边你蹲下去,随处都会惊奇地发现那么多叫不出名的小花在静静开放,幽幽地吐着清芬;举目望去,各种热带树开着一串串或深或浅的黄色小花,挂着大大小小的累累果实,饱满的、青翠的,次第黄熟着,溢着甜香,熟透了悄悄坠落到地上,而树上花果鼎盛。特别令人惊异的是那高高地直上蓝天的槟榔树干上冒出来的花,简直是神奇地喷薄,数日之间,如穗、如流苏、如珠串,一大把地垂挂下来,米黄得淡雅鲜润,在阳光下闪着珠光。这是大地母亲为谁准备的珍珠项链?如此华贵!怀着隐秘的敬畏和珍惜,我不忍摘来戴在自己的颈上。

海南是老人们越冬的暖巢。她就像外祖母温暖的怀抱,将各地飞来的候鸟拥入怀中安恬地休闲避寒。当春回大地,老人们带着健康和谢意离去,计划着下一个冬季的再次来归。哪一个地方富有这样的魅力?

啊,海南,万顷碧波中的红土地,你大海的浩瀚中洋溢着女性的温柔,灿烂阳光下孕育着繁多的生命,花馨果香的四季使你丰饶美丽,风情万千。我懂得你大地上有诸多女性地名的因由了。

文昌公园散记

■ 董元培 (海南)

到达文昌时已是傍晚时分,朋友安顿在一个叫龙园的酒楼楼上憩宿。进得房间,有歌声从铝合金门窗外细细悠悠钻进来。拉开窗帘,楼下两汪小湖荡着绿水,闪着银光,湖边郁郁葱葱的榕叶铺了好大的一块地方,歌声就是从绿叶下飘上来的。

朋友说,那是文昌公园。钻进房间来的一杯憧憬。翌日清晨,朋友引我走上文昌公园。园道两边各有一正四四方方的小湖,护栏下一对一对坐着妇女们,在施弄一种古老的整容手艺——纹脸。她们一边施弄一边细语,不知互相传递什么有趣的信息,不时爆出笑声。“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一声悦耳的男高音在园中响起,牵了我的目光,也牵动了我的脚步。园中已拥挤着游园的市民,三五成群的在打太极拳、练健身气功、舞太极剑,年轻些的在跳着充满青春活力的健身舞……

歌声响处,在大榕树郁郁葱葱下,靠树根处拉开活动长桌,摆上电视机、音响设备,开起露天卡拉OK摊。钻进客房的歌声就是从这里飘起的。北去三五米又是一摊,但不是唱歌的,是琼剧专场卡拉OK。观众多是上了年纪的阿伯阿公、阿婶阿婆。正要往外走,陪同游园的朋友说园里有几个亭子,值得游一游。这时,我才注意到园里没什么建筑物,几个错落有致的亭子掩映在树荫下,特别显眼。

来到一个叫“郭母李太夫人王夫人纪念馆”前,里面的字刻吸引了我。内外十六根亭柱上,瀑井上方横牌上彤红辉耀,有楹联,有匾额,琳琅满目。篆书、楷书、隶书、行书、草书融汇一亭。这让我十分惊讶,更令我惊讶的是赠联匾额竟尽是民国时期的名流,有林森、孔祥熙、冯玉祥、李宗仁、孙科、张学良、于右任等人。

在一个花坛前,一个小亭的故事打动着。花坛是一园形土墩,原是一个小亭的台基。亭叫“李公去思亭”,李公即李坤岳,安徽桐城人,民国时期任文昌知事。三年任上勤政爱民,文昌公园就是他任上捐建建设的。身为县官的李坤岳卸任时身无分文,只好借路费回乡。后又将所借盘缠如数寄还。文昌人感念他,便将此款在公园内建亭以纪念。只可惜,此亭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台风刮毁,只留一方台基。

优美雅致的环境是一个公园的形,饱蕴历史文化独特信息是它的魂。文昌公园,就是这样一座有形有魂的公园。

诗路花语

一片老去的海

■ 翟见前 (海南)

此刻,他安静地躺着
曾经的激荡、汹涌、咆哮
已藏于心底

他执着的蓝,晃动在他的脸庞
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
一脸的慈祥、旷达、幽深
与礁石、青山、脚下的贝壳
宽怀以对

他轻轻地唱着一支摇篮曲
歌声中几只小船集拢而来
在他的身边摇曳而去
像他调皮的儿孙
捏他的耳朵,梳他的头发,猜他的心思……

颠覆

■ 王贵荣 (海南)

脱轨之后的横竖换位
泊岸之后的惊恐不定
祸福于瞬间定格
翻过扉页
序言
尽是阴阳交错
顺读
一条九曲十八弯的绝径
倒读
一泓月朗风清的湖泊
时光在不断颠覆
高度与亮度的磨合

五只馒头

■ 许永礼 (安徽)

五岁的女儿心地善良,每次我去幼儿园接她回家,路过一家超市,总会遇到那个衣衫襤褸的中年乞丐;女儿每次都要我施舍些零钱给他。小女的眼睛清澈如水,我不忍心触破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上个周末,我们一家三口上街闲逛,再次遇到那个中年乞丐。女儿望着我们,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可是,这次我和老公把腰包翻了个兜底儿朝天,也没找着零钱。女儿却不依不饶的,我有点忍不住了,说:“乖女儿,你看我们都没钱了,再说了,这些人吧,都是骗人的。”“咳咳,你这话可就不对了啊!”老公指着乞丐面前铺开的一张纸说,“你不见人家都三天没吃上饱饭了吗?你们等等。”他说罢便大步流星地跑去买来五只馒头,递到乞丐手上。

“吃吧吃吧,别饿坏了……”一时间围来一些观者,在大家的怂恿下,乞丐终于一个一个地生吞下五只大馒头,模样有些痛苦。老公又给他递上一瓶矿泉水。之后,那乞丐在众目睽睽之下卷铺盖走了。半小时后,当我们从一家书店出来,又在人民广场上再次见到了这个乞丐,他再次席地而坐,“三天没吃饭”的“告示”仍然铺在面前。

老公嘿嘿坏笑,不顾我的阻拦,又跑去买来五只刚出笼的大馒头。当老公把馒头递过去时,那乞丐的眼神近乎绝望。只见他没奈何地接过馒头,才可啃上一口,突然把馒头全扔到了地上:“干什么你?有完没完了啊……”

我很明白老公的意图,他是想让孩子明白,这世上除了温暖之外,也还有一些陷阱,一味包裹在假设的美好里,并不利于孩子成长。可是,在女儿幼小的心底,则破碎了一个梦。那以后,中年乞丐仍然经常出现,女儿却不再驻足了。



蓝调之海口西海岸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小说天地

一张没有画完的图纸

■ 洪恩 (海南)

炎炎夏日,烈日当空,路两旁的树叶一动不动,没有一丝风。
“这鬼天气,春天刚过,太阳就怎么这么猛。”小赵边走边骂道。
“徐总,咱们歇一会再走吧。”小赵说。
徐家森喘着大气,说:“好啊,积蓄能量吧。”

“徐总,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病了?”小赵看着家森问。
徐家森从兜里掏出一片小药丸放嘴里,用矿泉水吞了下去。半年多来,他总觉得胃不舒服,有时伴有一阵疼痛,家里人劝他去看医生,但他总是推脱忙。为了省事,他到药店买了一些止痛片来应付。
“天气这么热,咱们再看几个涵桥就够了。”小赵说。
“不行!红塘灌区总共有九十六个涵桥,咱们已经实地察看七十五个了,剩下这二十一个今天必须看完。”家森表情严肃。

设计院的同志都知道家森的脾气,当天布置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他担任总工程师之后,有时定的工作量白天干不完,晚上加班加点也得干完。
太阳西斜,夜幕降临,家森看完最后一座涵桥,乘车回到设计院宿舍。
“饿坏了,赶快给我煮一碗面条。”家森一进门就喊道。
“看你累成这个样子,面条已经煮好了。”乔雅萍迎上去接过他的公文包说。

家森和雅萍是恢复高考之后,首届考入北方某水利电力大学的。他俩成绩优秀,毕业分配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留校工作,二是回老家河南工作。但他俩最终选择了到海南工作。开始他俩分在水利局,后来成立了水利设计院,他俩主动要求到设计院,没想到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家森吃完面条之后,雅萍把他扶到床上说:“把袜子脱了,我给你准备了热水烫烫脚。”这已经是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了。每次家森外出看工地回来,她都要为他备好一盆热水烫脚。当雅萍端着一盆热水走进卧室时,只见家森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大约五点多钟,家森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为了不吵醒雅萍,他跑到卫生间里坐着。等疼痛过去之后,他决定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医院B超扫描仪显示,家森右上腹有一个鸡蛋大的肿块,医生经过初步诊断,确诊为肝癌晚期。家森接过医生的诊

断书,问:“我还有多少时间?”
“三个月左右。”
“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先帮我保密?”
“可以。但你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好的。我先去处理点事,然后办手续住院。”家森把诊断书放进兜里走了。

红塘灌区是横跨琼东北地区五个市县,干渠全长三百多公里,可解决面积一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确保五十多万城乡人口供水的水利工程,也是国家级大型水利设计工程。灌区的走线,事关整个项目的移民搬迁、投资控制,他必须亲自把关。虽然这条线路他已经走过好几回了,但定线时涉及隧洞、涵桥、渡槽等构筑物,家森还是放不下心来。上车之后,他打电话给设计室的小赵和小吴,让他们立即赶往土桥线交接处集合。他带着项目设计组的同志沿着灌区走线。

这一天,家森实在累坏了。路上,他时常用手按住疼痛的上腹。
雅萍看到家森回来,开始为他煮面条,等她把面条煮熟端上桌时,却不见家森人影。她走到卧室,只见他已昏睡过去了。为他盖好被子之后,她随手机将他脱下的汗水浸透的脏衣服拿到卫生间洗。当她无意中从衣兜里掏出医院“肝癌晚期”诊断书时,惊呆了,一下子瘫倒在卫生间里。命运为何对她如此不公!去年他们唯一的儿子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不久,就遭遇车祸身亡,这心灵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灾难又将降到她的头上。

雅萍躲在卫生间痛哭,哭干了泪水之后,静静回到床上躺着,两只眼睛一直睁着,无法入眠,直到天亮。这时,家森醒过来了,忙吵醒雅萍,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雅萍忍不住哭泣起来,他转身走过去问:“怎么啦,哪儿不舒服?”见雅萍不吱声,他回头看看昨天脱下的衣服不见了,他明白了。



——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他微笑着说。
“都病成这个样子,还在逞强!”她哭着喊道,她用手擦了一把眼泪又说:“你马上去住院治疗!”看见雅萍伤心的样子,他说:“好,听你的,我立即办理住院手续。”稍停片刻他又说:“上午我主持召开红塘灌区技术评审会,我不到场不行呀!”

在设计院会议室,省内各方面专家都到齐了。专家们围绕着是打隧洞绕过村庄还是干渠直接通过村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家森说:“红塘灌区的设计工作已经进入了收尾期,会后,各设计组要将专家们的意见综合分析,吸取其精华。要求十五天内将各组的设计方案交给设计室,设计室要在十天内,将整个灌区的设计方案拿出来,交到总工办,争取尽早报国家水规总院。”讲到这里,家森的上腹出现一阵疼痛,他用右手压住肝区,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流下。

“大家要以一天也不耽误的精神,抓紧……”家森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他惨叫一声“唉呀!”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见此情景,在场的人都吓呆了。
“快打120——叫救护车——快!”小赵上前扶着家森喊道。
得知家森住院后,许多人都前来看望他,院领导也多次与医院方商谈,请求竭尽全力,下最好的药,延长他的生命。

自从家森病倒后,雅萍苍老了许多,才五十出头的人,头发全白了,家森住院以来,她一直守护在他身边。每当他睡觉时,她总要跑到卫生间里痛哭一阵,但在他面前,她总是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强装微笑,她要给他温暖,给他多一点安慰。
“你歇一会儿吧。”雅萍看见他用手捂住上腹在画图纸,心痛地说。
“不行啊!上头已催我们上投项目建议书了,我不能……”话没说完,家森一阵剧烈的咳嗽,嘴里吐出大口大口的血。

雅萍见此情景吓坏了,她哭着大声喊道:“医生——医生——”
当医务人员把家森送到急救室时,他已昏迷过去了。当他苏醒过来时,他的嘴里不停地喊着:图纸……图纸……。医生告诉雅萍,癌细胞已扩散到他的脑部和肺部了。家森躺在病床上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医生为他注射了杜冷丁(吗啡)等药物,想尽了一切办法,但已是回天无力了。家森——怀着对水利事业的忠诚和热爱,怀着对没有画完那张图纸的遗憾走了……

